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周志鵬

湖廣通志卷一百一

藝文志

序

南北朝

楚詞序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

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已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詞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

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㫖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詞也觀兹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説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詞

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詞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詞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

惠巧招䰟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詞來切今驚采絶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

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詞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又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召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謂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説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於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拒韻詞自已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

宇於楚詞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盖别詩之原始湖賦之厥初也又曰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詞詞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黄鍾之正響也又曰詩文弘奥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隠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

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盖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别不嫌於鷙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盖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

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詞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而比體雲搆紛紜雜遝信舊章矣又曰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於秦令惟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子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艶説則籠罩

雅頌故知暐爗之奇意出乎縱横之詭俗也又曰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詞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咏棠華或黄或白騷述秋蘭緑葉紫莖凡攡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黄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咏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

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也
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疏且
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鋭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
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
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詞尚簡使味飄飄而
輕舉情奕奕而更新古來詞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
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
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

所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唐

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茍非其時賢聖低眉況僕之不遇者哉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髪盡白感慨瞻迴使人增悲陳郎將義風凛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横素波而徑往諸公悵望不及聨章祖之序慂起予輒冠名篇之首作者

嗤我乃為撫掌之資乎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李白

白上探邃古中觀人世下察交道海内豪俊相識如浮雲自謂德參夷顔才兼孔墨莫不名由口進實從事退而風義可人者厥惟戴侯戴侯寓居長沙稟湖岳之氣少長咸洛窺霸王之圖精微可以入神懿秉可以崇德謨猷可以尊王文藻可以成化兼以五材統以四美何往而不濟也其二三諸昆皆以才秀擢用詞翰炳發昇

聞天朝而此君獨潛光後世以期大用鯤海未躍鵬霄悠然不逺千里訪余以道邛國之秀有廖侯焉人倫精鑒天下獨立每延以宴𧦬許為通人獨孤有鄰及丁薛諸公咸亦以為信然矣屬明王未夢且歸衡陽憇祝融之雲峰𦵏茱萸之湍水軒騎糺合祖於魏公之林亭笙歌鳴秋劍舞增氣況江葉墜緑沙鴻㝠飛登髙送逺使人心醉見周張二子為論平生離黍之期當速赴也

贈族姪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　李　白

余遊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中多
玉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鵶按仙經蝙蝠一名仙
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葢飲乳水而長生也
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
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
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遊金陵見宗
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掌號為仙人
掌茶葢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覩持之見遺兼贈詩

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

遊瑞蓮池序　柳宗元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溶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艷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宏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莫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兹水之津連山倒

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凌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熈然而歌婆然而舞攴頤而笑瞪目而踞不知日之將莫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湘中為顑頷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吏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禄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産無恒水旱癘疫之

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甞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

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

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如初而語益奇皆侵劉侯意劉與侯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

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

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
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
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
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
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
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
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
明豈其人耶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勸爵禄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咏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恠

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渺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諸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三遊洞序　白居易

平淮西之明冬予自江州司馬徙忠州刺史元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明年春各祇命之郡與知退偕

行三月十日叅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别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泶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壘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絶綫遂相與維舟岩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絶無人跡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及戌愛不能去俄而峡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

中雖有厥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時憐奇惜別且嘆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絶天地間其有幾乎若之何俯通津綿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以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徵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皆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於石壁乃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因名為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岸相湊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宋

送張復之宰崇陽序　王禹偁

今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皆化為縣縣有政聽郡條而後行縣有長覲牧守而後動秩卑禄微弗足自庇固不暇使風俗之移易逮乎炎漢隆興始有重外之旨故命郎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厚其禄蓋欲分君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邑官益卑故梁竦有徒勞之言淵明起折腰之嘆儕胥伍吏區區於

風塵間遂使抱王佐者恥而不居黷貨利者稔而自處
苟縣政有缺率曰吾將罷兹邑而適他邑烏用革焉縣
人有病亦曰吾將舍此民而涖他民烏用易焉觀其視
一邑及一邑之民若行客之宅郵舍也待旦而去固無
所惜風行雷同浸以成俗良由國家小親民之任輕字
人之官所致也將極其獘聖人孰能制乎宋天王嗣位
之五載親選貢士分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郡事乙科
者專任縣政尊以廷評之位重以使者之車縣政有闕

得以擅革縣人有害得以專易既革且易不康何待詩所謂能官人者豈獨美於文王乎清河張詠字復之本宅九河間少有奇節釣魚侍膳外讀書無虛日秉筆為文落落有三代風今春舉進士一上中選將我主命莅乎崇陽分君之憂使帝心休休乎求民之瘼使民心熙熙乎江淮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賢亦孔之樂波映鸚洲烟藏鶴樓白雲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鳴琴足以振穆若之風尊有醇醪足以養浩然之氣惟江湯湯鑑其襟

袖惟山峩峩媚其户牖鱠得魴鱸果多橘柚吏隱於兹足保無咎且優且游勿為江山羞復之勉旃云爾

楚詞集註序

朱子

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詞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詞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惟

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猷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彜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葢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不復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

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獸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强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

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隱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又

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

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别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托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别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

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昏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鬼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離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托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楚詞後語目録序

朱子

右楚詞後語目録以晁氏所集録續變二書刋補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為此書固主於詞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詞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為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為貴其或有是則

雖逺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厦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為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録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

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絶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晁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

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盖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為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遊南嶽唱酬序　張栻

栻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甞寄跡其間獨未登絶頂為快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顧予

於湘水之上留再閲月將道南山以歸逌始偕為此遊而三山林川中擇之亦與馬粤十有一日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雲四合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餘里投宿草衣岩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絶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湘潭彪居正德美來會亦意予之不能登也予獨與元晦決策明當冐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起視明星爛然比曉

日升暘谷矣德美以怯寒辭歸予三人聯騎渡輿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黄心易竹輿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崖邊時有積雪甚快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雪月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門外萬竹森然間為雪所折清爽可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夜月明牕牖

間有猿嘯清甚出寺即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幾數尺望石廩如素錦屏日下照林間冰墮鏘然有聲雲陰聚起飛霰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岩望南臺歷馬祖庵由寺以登路亦不甚狹遇險輒有磴可步陟踰數十里過大明寺有飛雪數點自東來望見上封寺猶縈紆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冰霜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蔽否則雲氣嘘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

侍郎胡公題榜盖取韓子雲壁潭潭穹林攸擢之語予與二友始息肩望祝融絶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煙靄未盡澄徹然羣峯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真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居閣上觀晴霞横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牕泠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於峯之上也已卯武陵胡實廣仲范彦德伯宗來會同遊仙人橋路並石

側足以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凛凛不敢久駐再上絶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氊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岩復騰湧如饋餾過南嶺為風所飃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雪擊牕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柱冰結即不可步遂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滃渤瀰漫吞吐林谷真有盪胷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絶不可往矣行三十

里許至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盖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間已發於吟咏更迭唱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述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興寄所托異日或有考焉乃裒而録之方己卯之夕中夜凜然撥殘火相對念吾三人是數日間亦荒於詩矣大抵事無大小美惡流而不反皆足以喪志於是始定要束翌日當止盖是後事雖有可歌者亦不復見於詩矣嗟夫覽是篇者其亦以

吾三人者自儆乎哉

富水志序　　　　張聲道

古者封建諸侯分天下為列國至秦始郡縣之晉宋以來錯置州郡唐興盡易州名郢之為郢楚郊郢之舊也東走江淮西通梁漢南徑荆湘北則馳騖乎陳蔡汝潁之郊雖號為四通八達之地而有石城以為固漢水以為限昔人因形便以置州本事始以取名蓋得之矣楚始都郢今江陵是也後遷郢於壽春而魏文帝亦嘗以

荆之江北都郡為郢州然壽春之郢終於復故南郡之郢旋即正名郢之名雖四而實一耳惟劉宋以後一彼一此互别為州名有東南西北之殊地有江夏義陽淮安定城赤石安廣之異道德不一文軌不同三光五岳之氣散而無統其分裂變置於南北之間至有十之三焉迨唐始合為一至乾元州名始定迄今言郢事者乖戾錯雜認鄂渚者十八九指江陵者半之而於義陽淮安汝蔡光隨亦畧取其二三也祖襲謬悠緜歷久遠不

知者類以為真而知者則諉曰春秋傳疑之義固當爾耳信如所云則古人辯國正封之意果安在哉郢舊有志其先出於緜絶淳熙丙午張侯實來見其疎畧舛誤觖馬甚不滿也已而與仆植僵條具實整暇乃命衆俊緝成此書凡為十卷分三十四門細大必載顛末俱舉以星所臨各有封域而徐雍荆揚南北互見故辯郢州以坎險之象天造地設而依山為固彼此弗類故辯石城都邑郊鄙不宜混并也故辯二郢分疆對境安可錯

雜也故辯章山名跡事實必有定所也故辯新市於是名正言順綱舉目隨千載譌謬一洗空之俟於是州也日夜究心恢張形模革易敝陋將去之日如始至而是書之成葢可見其綱目聳道敬嘆之餘敢叙所以冠於篇首云

澧州社倉規約序　萬鎮

嘗謂周禮一書為民慮深矣其比閭族黨必使相救相賙六行教民任恤繼於睦婣之後古之聖人既愛其民

又欲使其民之交相為愛故法立而俗厚有繇也吾鄉自罹兵革之餘故老凋零習俗頽獘富家巨室溺於商工課利之習又無君子長者之論以激奮之故舉事而有益於己則為舉事而稍損於己則弗為甚至積粟紅腐以俟饑歉窮其價以厚其售曾未聞有倡於義舉者吁何薄也間有稍異流俗能好義者不過曰甃道路之崎嶇矼溪澗之瀰漫以為往來稱便而已夫道路未甃止艱行溪澗未矼止病涉此一夫之任爾假令民日乏

食久之弱者轉溝壑强者奮臂大呼相率而為盜事勢至此以富自足者可保乎余生平念之久矣因觀先儒文公朱先生在建遇大饑請於官作社倉建甚德之其事有慨於予心欲率鄉中富而有德者法而行之凡與盟者穀以十斛為率十人所聚穀百斛擇里之賢有才者司出納焉其法則倣文公規模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祲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逾廣而息遂

捐之於民不惟民有所給食無復變亂之虞而古人相捄相賙任恤之法所以使人之交相愛者庶幾復見於今之俗矣顧不偉歟因書此以為同志告幸相與勉而行之

分題詩序

釋覺範

宣和三年秋七月青社張廓然罷長沙之教官十五日渡湘將北歸館於道林寺攜家徧遊湘山勝處如人經故鄉戀戀不忍去門弟子相守不捨又如癡兒之嗜蜜

日追隨於晴嵐夕暉之間笑語於千崖萬壑之上二十二日會於四美堂者十人而余適至廓然顧嗟嘆息曰愛山吾天性所以遲留未發者眷此邦之多奇士也不然吾何適而不可乎余曰東坡嘗曰故山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此語殆為公今日之遊說也於是分其字以為韻賦詩紀事未及點筆會余有急客至馳歸廓然與諸公登清富堂汲峯頂之泉試壑源茶下鹿苑寺散坐於清林之下久之並岸而北遂經槲林塢至南臺莫夜矣

呼燈小酌劇談賦詩詩成而情不盡飲少而歡有餘是夕風高月黑萬樹秋聲廓然長揖飄然而歸道林余使人秉炬追送之明日諸公皆以詩來廓然曰湘西蓋冠世絶境而吾客皆韻人勝士茲遊也無愧山陰治城子宜序以冠羣詩之首余曰唯唯

明

碧崖亭序

宋濂

濂與太常卿魏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為孝敬人也先生

常謂濂曰予家鄂之蒲圻有山曰蒲首馬巉然而起如雲犄翠麩蕩摩空濛間對峙雙石檻直上如笋中廠碧千尋嘉葩靈草雜被之紛紅駭緑儼圖畫中先人愛玩不忘日支笻步其下或濯纓澗底咏詩坐盤石上或望雲出没崖谷悠然忘返遂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層崖絶壁雖蒼然不改於舊而先人則追逐羣仙於風馬雲輿中弗能見之每過其下不覺潸然出涕故於宦遊所至揭碧崖之名於楣間所以志之思夫親也雖然名之

固寓也而言之則尤寓也曷若親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乎方今聖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築亭山麓仍以碧崖名之當風日清美與二三子游其間指而言曰彼清泉瀏瀏而斜出者此先人濯纓之處也磐石壘壘而可坐者此咏詩之地也巖谷沈沈靈氣之宣通者此望雲出没之所也一俯一仰精神參會非惟蔚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克肖乎先人予雖老矣此心敢忘子幸為辭濂曰傳有之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

見堯於墻古之上聖若斯況下者乎人子之於親遇事觸物無有不可感勵者況親所遊歷者乎斯亭之建當與甄氏思亭並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游觀者何如也先生字杞山觀其名也學富行脩踐敭中外其善政葢章章云辭曰巖之雲兮英英其升巖之木兮欣欣其榮悵仙人兮何之飆風薄而上征豈降精而委祉兮發為休徵三秀之茁兮膏露之凝渺長思於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金可銷而石可泐兮又焉能爽吾之精誠

送張伯原歸廣濟序

楊士奇

聖天子嗣大寶之初覃恩中外布維新之治無有遠邇咸蒙福澤乃延登二三大臣在師保之位簡擢賢俊列諸文武之重任而舊之宮臣亦皆叙進頌歌洋洋於道路矣於是左春坊張公伯原春秋雖未臻七十而髪鬢皓若玉雪上憫之不欲煩以職務寵之璽書加以白金文幣之賜俾致任歸伯原世家廣濟洪武中舉鄉貢為順昌教官繼擢靖江王府教授遂陞左春坊司諫十餘

載轉太子少傅上在春宮嘗命侍皇孫講書又嘗親揮寶翰諭宮臣曰張根誠實可用然老矣宜優逸之盖上知伯原為深所以優遇之非一日而伯原之所以承上之眷顧者亦固有自矣臨行朝之卿大夫皆賦詩歌贈命予為之序且士君子之壯也孰不欲推其知能效用於當世庶幾上以裨國家下以裨於生民及其衰也亦孰不欲休其勞勩逸其餘年此人之同情然有不能皆得者矣今伯原歸日與鄉人朋輩逍遥雲林泉石之間

尊俎酬而咏歌天子太平之德何其樂也又以其餘暇引其子孫及鄉里之秀俊劘切乎詩書之囿涵咏乎仁義之途月積歲累將使人皆善士里皆善俗則伯原雖退亦不為無所為於聖明之時矣予與伯原同僚最久是行也有以欣羡之而又有所以屬望之也遂以書於簡首

送歸州尚司訓序　　薛瑄

天以是理與人雖同而覺有先後先覺者以其所覺覺

後人故謂之師師者天理民彝所自出而人之邪正由之是其任豈易云乎哉自古師道廢師之所以覺人人之所以受覺於人或出於異端他岐而不由於天理民彝之正是則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國家建學立師所以教人者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至正而異端他岐不得以淆其間師道之復古於是乎在正統元年春聖天子龍飛之初天下士抱負其業來試於春官者於時濟濟僅千人焉主司既取進士百人又取其文學

之通粹者四百餘人以補教官之缺員保寧尚志四百餘人之一擢授歸州儒學司訓監察御史姚君克脩於其行且屬余言以為贈余嘗論為師之道不過以已之所得乎人者以覺乎人而已得乎天者如五品人倫是也師舍是無以教子弟舍是無以學御史君嘗稱尚志之為人資稟篤而學問正大質以本之文以輔之不雜乎異端不惑乎他岐是可以為人之師矣尚志到官其思無負於御史君之所知必正其身必進其學俾天之

所以與我者既求知其理又求踐其理將見歸庠士子皆得以啓其蔽而闢其途豁然獲覩斯道之光明坦然率循乎天理民彝之正他日以若輩人備國家之任用必能推其學以忠乎君而愛乎民於時尚志師道立而善人多可以追蹤於古人之為師者矣慎勿為異端他岐所惑哉

衡嶽志後序

羅洪先

衡嶽南方宗山也舜之時巡也五載一至衡舉望祀之

典南方諸侯咸受命焉夫望祀諸山則諸山之神聚而享於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是宗衡者所以宗舜也文中子曰五載數矣何居儀衛寡而征求少也夫儀衛征求聖人之政所必察如其不節雖聖人不可以至衡是衡之宗與無宗則儀衛征求之故也時變而文周之時巡疎於舜矣然諸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以食邑供天子之事則其事不為患於民及其後也求金索車不勝其困於是包茅不入於楚而王者之迹熄矣秦漢事封

禪復湯沐之名而衡以險遠乃獨不與當是時也釋老出同以神奸鼓其術以役民而又能竭已以終之故其居代明堂而恣專據以儒而得志者非羇旅之人則老而倦休者也彼羇旅者既無力以自振矣若倦休之心則又絶外而厭勤其能久而有之乎夫問俗必之野登高而賦大夫之事也舒抑鬱局促之懷而蕩迷瞀煩冤之疾莫良於遊觀異時間以職事至者縣官選車徒道置食卒奔走數千百人是其勢自不可久也以其至之

難而復不得久其瞻望不及者不已多乎夫上之不嘗王者之迹而下焉棄於采風之吏其次多不遇於羇旅倦休之人則二氏之據而且專宜也然民困矣今二氏者亦無從而給之故其居亦隨以敗然則衡之宗者果何歟往余讀前令彭君簪所為岳志心慨慕焉二十年而始至考問其中所載若觀海日俯洞庭諸希奇事大抵本之騷人寓言無足怪者今令張君宣續刻志又因太學生陽續問序於余遂論次自舜以下因附已見若

此使至衡者或有取於余言則可以求聖人為政而去民所患其限於勢者能不慼於寓言而得其所以為宗則亦何戚於其未至也哉

邵孝子詩序　　李東陽

戸部主事湘陰邵君汝學喪父事母李氏甚勤苦居常愉色每出未嘗至醉值蔬果輒懐歸奉母母疾衣裳不解帶日親湯藥雖唾壺穢器必手自滌滌或潄浣其面弗見於母母既安寢乃徐而拭之母喪哀毁累日而

後食食必粥葬之日寢苫枕塊廬於鳳山之墓三年孝行甚異門人龍來雲輩倡於鄉鄉之人陰陽訓術傅時省輩狀於縣縣大夫奏於朝事下禮部移御史及按察下郡守遍為覆報皆無異辭朝廷以例表其門為孝行時君已自鄉貢舉進士例得再建綽楔至於是凡三焉今之例有司以綽楔表於門者凡科目之士與孝順節義異行之家皆然表科目所以勸為仕表異行所以勸為善仕固將以求其行也然仕者恒有而行之異者不

恒有故苟有異行雖州甿里婦猶表而旌之其禮加重人之得之者亦加榮焉况仕者之有是行哉今表仕者於鄉鄉之人起而慕之而凡天下之為仕者勸表異行於鄉鄉之人起而慕之而凡天下之為行者勸鼓舞欣動之機固各以其類應有不可遏者而况乎兼之者哉天下之行不必皆勸而後成然亦有事於勸者夫所謂州甿里婦其行不出乎畎畝閨闥之間及於人之耳目者近近則未易徧仕焉者名籍在朝廷勲業在臺省觀

望在天下於此有異行焉為之上者又表章之不暇其所感動宜何如其盛也今天子孝理隆治法制精密善必聞聞必勸而君方以異行登顯仕膺旌異之典是以其身繫天下之化者其責亦加重夫豈可例而觀之哉古者國有美政鄉有善俗必播諸詩歌以風勵天下薫陶誘掖盖有深於教令者吾黨有不得而辭焉與君偕舉進士者若干人為詩若干篇而東陽竊以鄉士為國史尤親且近因序其事以佐君勵天下庶幾自吾鄉始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李夢陽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錙錦衣一襲行之日冠盖車騎填塞路衢道旁觀者咸嘆息爭走覩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為至榮幸事耶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延訪失得故每語屏侍從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天子幼沖煢煢在疚四境未輯忠鯁

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邪不聽比去議者以聞天子廉公有決志故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為俊偉烈丈夫邪為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將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將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若是

即使公決於去奚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將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日駪駪至也先生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故忘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者有一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於去何不可邪公前為司農卿夢陽以郎吏事公洎為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

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相率祖公於都門北地李夢陽為之序

懷麓堂稿序　楊一清

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立功立德立言是已今天下政化出於一六經四書之旨如日麗天固無俟於所謂立言其見於著作若紀述鋪叙之為文咏歌吟諷之為詩可以考見得失垂世鑒戒而興起其善端大

則用之朝廷施諸天下以鳴一代之盛謂非古者立言之遺意哉今少師致仕西涯李先生以扶輿間氣挺生於重熙累洽之朝弱冠入翰林已負文學重名金石所刻卷帙所録幾徧海内大夫士得其片言以為至寶後進之士凡及門經指授輒有時名中年亦深造遠詣比掌帝制登政府則又衍而為經綸黼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國是變士習裨政益化有非文章家之可名言者矣且文至今日而盛而弊亦隨之故連篇累帙盈天壤

閒皆是物也其能追古名家超然自立於世者葢亦不數見已自餘作者各挾所長非無足取彙而閱之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傷於局而不暢近或習為瘦辭硬語使人不復可考以是為古所謂以艱深文淺近者文之弊一至是可慨也先生高才絶世獨步一時而克之以學問故其詩文深厚渾雄不為偭奇可駭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脱凡近而古意獨存每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典則

彼月煉旬煆以求工者力追之而不可及也譬之大人君子冠冕佩玉雍容委蛇於廟堂之上指麾百執事各任其職未嘗有叱咤怒罵之威而望之者起敬即之者傾心至其衆體具備無所不宜探之而益深索之而益遠則如大河之源出於崑崙至於積石又至於龍門底柱既乃呑納百川以達於海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於乎至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欿然位極人

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介不易守蓋其文章
與功業並懋斷有以立於世者而謂其不本之德不可
也先生嘗自輯其詩文凡九十卷總名之曰懷麓堂稿
詩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在翰林時作詩後稿十卷文
後稿三十卷在内閣時作南行稿北上録則附於前稿
之末講讀東祀集句哭子求退諸録則附於後稿之末
以皆雜記故不入卷中嶶州守熊君桂先生禮闈所取
士間從所知得副本乃與同知王君仲仁輩刻之郡齋

走書京師索予序予辱先生知餘四十年多所規益每有撰述輒為指摘疵垢不少隱顧庸惰不立少而習焉老而未能測其谿徑況望窺其堂室哉然平生企慕之懐得托姓名於不朽以為幸而熊君汲汲公善之心亦不可以不白故僭為之言先生所著别有燕對録藏於家及密勿章疏文字甚多人不及見予承乏内閣得窺見之若致仕以後詩文則别為續稿他日當自有傳之者

長沙府志序

張治

長沙志久廢弗脩以觀乎山川疆域邑屋民數經制度物而無所於裁也以覲乎政治得失民俗緩急弛張後先而無所於稽也以覲乎風氣民習異同趨舍而無所於徵也嘉靖戊子太守滁陽孫子惟甫乃屬地官郎楊子林攷郡之故而創志焉既就稿孫子代去辛卯婺源潘子希平自荆州來守潭復以屬之於治治曰是國之典也事之理也物之紀也予小子弗學其何敢其何敢

潘子曰史以彰往昭來闡潛而發微也子為太史而弗論載廢郡邑之故不傳泯先哲之業不述墮天下之史余甚懼焉治喟然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乃取子林所為稿而筆削之為譜五為紀十二為卷六凡若千萬言江淹曰脩史之難無出於志陳壽號善叙述李延壽稱究悉舊事而所著二史獨於志畧焉誠以憲章所係不可得而易也予小子弗學其何能與於斯耶輯見聞之舊以綴於篇備遺忘耳庶幾後之君子有

志於經邦稽古者得觀覽焉史曰神農氏崩葬長沙之茶鄉路史亦曰祝融氏葬茶陵露水則潭固天子巡狩之地聖人所理也道有升降或離或合割立併置各殊然要以親百姓通王道推世運之次作郡縣沿革世譜第一易曰建萬國親諸侯自三代制𢉖後世所損益不同而興衰强弱之變可監焉作封建世譜第二古大國地方千里長沙之疆凡九百里而强其守固古諸侯也可不重歟可不重歟循名攷實百世莫逭焉作郡守以

下歴任年譜第三維百里之命寄於令維德則附否則違之不可不慎也㣲父杜母之愛豈不逺乎作十二州縣職官歴任年譜第四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賢者國之所倚以立也取用之途古今各異制然要以得人才同政治比集科目之制自宋以迄於今作選舉年譜第五維先王畫地經埜以同民於軌夷險逺近風氣所鍾也比形勢疆域之理協民俗之宜作地理紀第一維國之食在民民之食在力其贏縮之節不可不辨也視

物產厚薄以輕重貢賦征役之宜有司之責與作食貨紀第二維興作之役王政不能廢也然民所勞焉靈臺之什城郭之書其將慎所擇乎作建置紀第三詩曰青青子衿學校之廢其有刺也夫故為政者先焉作學校紀第四昔者民罔中於信以覆詛盟發聞惟腥先王所矜也昭之彜典俾有馨香則萬靈罔不格本祭事之常罔淫於邪作正祀紀第五書曰有備無患司馬遷曰非兵不强非德不昌武備之設所從來尚矣而今或玩焉操

戈與甲而弗可以戰也可不懼歟作兵防紀第六維潭襟山帶川湖南之秀若攬而有嶽麓之勝賢人君子所歷也百世猶耿光焉詩曰高山仰止作名勝紀第七惟君子勤民澤用下究維德休明百世其烈不可掩也作名宦紀第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及夫幽人貞婦皆可不朽以風之天下也集論其行事之大以述來古作人物紀第九天人之際其感不可忽也正祥妖孽可以覘政作物異紀第十異端之教其從來也久矣

流行弗可雍已其極則民興胥漸泯泯棼棼以蹈於匪
彝可懼也作方外紀第十一理窮而疑事紛而亂不能
以一也然弗可遺焉存之而備搜考作雜紀以盡事變
第十二

武昌刻漢魏詩紀序　　喬世寧

少洲馮子類輯古詩自上古迄秦别為前編漢為一編
六朝又為一編唐以下弗録者盖曰士多有其集云其
博綜精覈詳自著凡例中漢魏詩紀盖抄自漢魏人集

又本史志旁及諸類書與郭茂倩所集樂府乃其詩歌謡諺語傳記有徵者亦並採焉此其别體裁稽政俗明古今得失之故其指義蓋閎遠哉刻既成屬余為叙余往者竊窺古昔之撰蓋嘗曰詩自國風基之矣離騷者師其意而變其詞者也漢魏者風騷之遺音乎余每讀其詩未嘗不反覆沈思云彼其渾厚質古之詞唱嘆諷喻之指足令人神情超越悠然千載之上矣其意義難言者得其領畧焉已矣未可一一訓詁求也至樂府義

益多不省解則以聲音之道失傳耳余於是益慨然嘆息焉自六朝至今人人希漢魏作矣顧其詩卒不漢魏者豈詩之教衰耶將世代既遠風氣材力不同也竊見漢魏作者道性情揚休烈其用各有當也後世卒戾其本指往往摹倣摽效詞義並襲此何以用世而訓後也又人人擬古樂府無論其詞義所之即音節有能協律呂者邪不然樂府何稱焉且蘇李之贈答也情可以泣鬼神者故慷慨悲歌今古鮮儔焉後之贈別者其感遇

有若是者否邪是又時與地殊也即此可以例其餘矣此漢魏之所以難及可盡以為時世故哉誠欲究漢魏之指惟里巷歌謠詞最近之是所謂真詩者也近世王叔武李空同之論蓋如此此國風所由作者寧獨漢魏其見迥絶世俗矣馮子輯是編也意在敦攷古昔其附録歌謠詞蓋亦叔武空同之意云豈徒談藝之準哉即採風者可覽觀焉

楚詞序　　何喬新

楚詞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則朱子以晁氏所集録而刊定補著者也盖三百之後惟屈子為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姱詞逸調若乘鷖駕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能宗其榘矱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宗而詞賦之祖也漢王逸常為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為之補註而晁无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之然洪王之註隨文生義未有能明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辨說紛拏亦無所發於義理

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當宋中葉阨於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從而沮之排之目為偽學視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容與乎溪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之所能及間嘗讀屈子之詞至於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深悲之乃取王氏晁氏之書删定以為此書又為之註釋辨其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繇是作者之心事昭然

然於天下後世矣予少時得此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格高古徐察其憂愁鬱悒繾綣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興悲三復其詞不能自已故予序之使讀者知朱子所以訓釋此書之意而不敢以詞人之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然嘗聞之孔子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為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裨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為詞皆出於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非聖

賢之格言乎使放臣屏子呻吟咏嘆於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其道矣而所歌者幸而聽之寧不凄然興感而廸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删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詞以求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於雕蟲篆刻之末矣

贈鄭子唯東守德安序　　顧璘

三山鄭子將守德安過東橋子曰淮不佞嘗為司徒郎惡夫惰也而好舉廢或失則煩惡夫隱也而好直言或

失則激亦既有懲矣今且從外吏之後將亦不利於斯道乎東橋子曰惡是何言也事苟不廢安常為功何尚乎首議人苟無過與善為德何取乎過論君子之取舍揆諸道而已矣夫何容心之有是故知其廢而不舉者是見大廈之顛惜一木也知人之過而言不直者是見沴厲滋之以參苓也陷人於敗亡謂之不忠況以從政乎哉太守百度之綱舉之猶懼其廢況憚煩而安惰乎承上臨下言不直則養蠹於政且流之民也況畏激而

彊隱乎子行矣率子之故與道爲徒雖三公猶是也至於毀譽利鈍人作之天成之吾又何與焉

檢齋遺稿序　王世貞

嗟夫天固有定有不定哉君子幸而值其定不幸而值其不定然所謂定者何寡而不定者何衆也當成化末李孜省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之士氣日削其八九於二姦之門值天子即大位方欲有所更署臺諫噤莫敢發而麻城李君以進士獨奮上書大畧謂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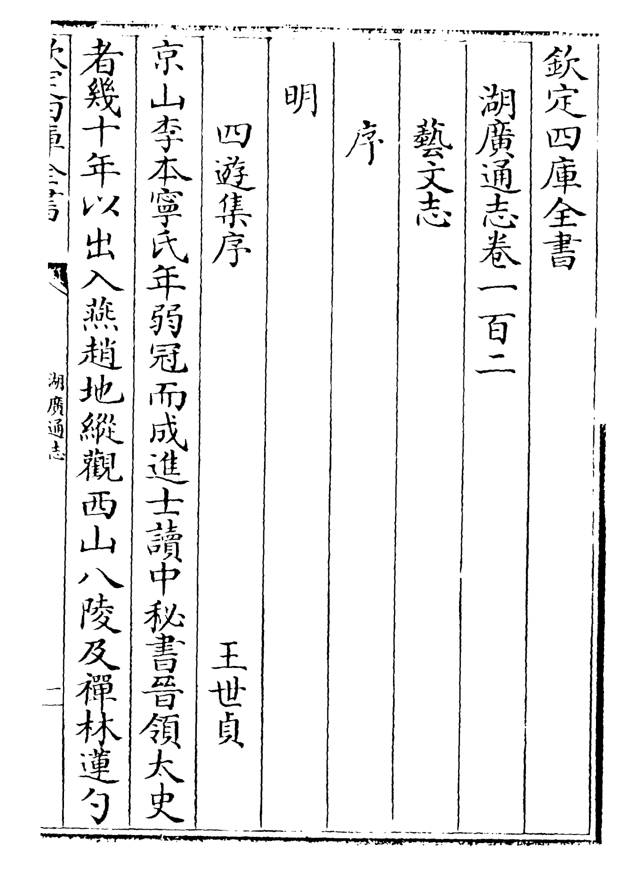
之法不可褻而權不可下移宜裁抑中貴人廣言路正綱紀一風俗且薦故尚書河洲王公竑三原王公恕大可用南京刑部郎林公俊思寧司理王公純直言當褒顯時中貴人恚假詔名公入左順門詰責甚峻公不為動所以條對甚辨猶坐謫永咸寧而亡何三原王公拜大宰賢公擢為兵部職方主事公主事僅十餘日而以吉舍人文疏忤旨逮株累謫典隆衛經歷典隆故鬼方地也公不鄙夷其吏人而為之爬搔其垢數據理上事臺

省咸報可當是時天下慕公之風采若景星慶雲以為旦夕且柄任而公竟以入賀至商河溺死矣其同公志而最賢者鄒先生智由庶吉士謫至石城以寒死丁先生義由中書舍人謫稍遷至蜀臬亦以溺死夫中貴人大臣能竊天憲以謫斥公輩而所謂寒死溺死者則非其所能辨也曾無幾而天子大嫺習政治者喆登用相與脩虞夏明良之業即欲有所建白者不能出其智以高於一時已成之政毛舉細過即有之而亦不能大有

所指謫欲有忤而名高也者驪龍之頷已去其脩鱗無所縣而就其名當是時賢者之天定不十餘載而又變矣是故方天之未定也不特小人之所巧排而峻詆往往與天合而天亦巧為之用若所以死公及鄒丁二先生者然藉令公不死亦不過弘正間一名大臣而已距於今使人竦然聞公名而髮立讀公文與遺事惋然而心痛奕奕麟麟精神流行於三楚而有不死者天亦未可不謂之定也公為詩文咸明婉有致於奏疏公檄剴

切中事機雖再遘貶隣鬼魅雜侏𠐍無幾微不平之氣亦罔以遷客自高曠佚於職乃其直節素志隱溢毫素間亦自不容掩也公歿且九十載而世貞宦游楚公之孫承泰出其集而屬為之序因得以卒業焉獨世稱公成進士時萬眉州使其孫文璧邀至其家題畫鴆為詩譏切甚著眉州銜之切骨今其語不存豈遺之耶抑有所諱耶世貞不敏為叙所以嘆夫天之定不定不足憂賢者以憂世道也

湖廣通志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二

藝文志

序

明

四遊集序　　王世貞

京山李本寧氏年弱冠而成進士讀中秘書晉領太史者幾十年以出入燕趙地縱觀西山八陵及禪林蓮勺

之勝則其集宴餞別紀事標志之篇十而八覽眺之篇十而二其編曰北遊而竟以失絳灌意出叅關中紫薇省遷副其臬專督學事往來於三輔秦隴間得以窮終南二華昆明太液之蹟蓋關中之篇與輶軒所采十各得五其編曰西遊乃至移省中州以方伯公憂服除不仕買輕舠而東弔鸚鵡歌黄鶴陟匡廬泛彭蠡轉入淛中晤汪伯玉遂宿黄山白嶽下錢塘徜徉於三竺六橋者兩月餘翩然而訪我東海眺覽之篇十而六期集贈

別十而四而闕中不與焉其編曰東遊本寧之訪我盡出其三編而曰別子且汎太湖登縹緲莫釐之顛而觀日月出没因轉之陽羡探張公善權玉女之幽奇退而受簡以足東遊之所未備然後歸歸則循洞庭升衡嶽度大庾而謀宿羅浮且竟嶺右之名山水著之篇什則當曰南游編合之為四游集是集也序當以屬子而聞子行有筆劄戒以子今序則恐不能四以待子異日則恐不及子柰何余竟得卒業焉見其北游之編宏俊爽

暢若子虛之新奏西游之編鉅麗沈雄與上林爭勝而至東游則神逸而志凝盡袪朝市之翳而納以山川之靈幾於化矣因作而嘆曰昔嚴夫子有云州有九游其八斯本寧志哉然未聞其能鑄辭攄蘊如本寧也子長之游庶幾矣夫其所自述十歲而誦古文二十而南游上會稽探禹穴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厯乎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卭筰昆明還報

命當時不知其所記者何許所咏歌者何許第史記之文成而儒林先生若以為得遊助其後李白自翰林供奉出而浪跡於太行之東遂下金陵栖匡廬航牛渚武昌之南夜郎之北無所不寄暢而其詩遂神於唐又焉知非得遊助也本寧令之太史公也而又李姓自供出其跡亦相似吾不暇辨其詩若文視二君子何若意者殆兼之矣南游之不知然觀日勝思日益奇以此為二君子夫又何難哉本寧年未四十而至上大夫官貴

於二君子甚吾欲以誇本寧本寧當受也

本草綱目序　王世貞

紀稱望龍光知古劒覘寶氣辨明珠故萍實商羊非天明莫洞厥後博物稱華辨字稱康析寶玉稱猗頓亦僅僅晨星耳楚蘄陽李君東璧一日過予弇山園謁予留飲數日予窺其人晬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譚議也真北斗以南一人解其裝無長物有本草綱目數十卷謂予曰時珍荆楚鄙人也幼多羸疾成鈍椎長耽典籍

若啖蔗飴遂漁獵羣書捜羅百氏凡子史經傳聲韻農圃醫卜星相樂府諸家稍有得處輒著數言古有本草一書自炎皇及漢梁唐宋下迨國朝註解羣氏舊矣第其中舛繆差譌遺漏不可枚數廼敢奮編摩之志僭纂述之權歲歷三十稔書攷八百餘家稿凡三易複者芟之闕者緝之偽者繩之書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種今增藥三百七十四種統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雖非集成亦粗大備僭名曰本草綱目願乞一言以托不朽

子開卷細玩每藥標正名為綱附釋名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辯疑正誤詳其土産形狀也次以氣味主治附方著其體用也上自墳典下及傳奇凡有相關靡不備采如入金谷之園種名奪目如登龍君之宮寶藏悉陳如對冰壺玉鑑毛髮可指數也博而不繁詳而有要綜核究竟直窺淵海兹豈僅以醫書覯哉實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籙臣民之重寶也李君用心加惠何勤哉噫碔玉莫剖朱紫相傾獘也久矣故辨專車

之骨必竢魯儒博支機之石必訪賣卜子方著弇州巵言意搏古如丹鉛巵言後之人也何幸覩兹集哉兹集也藏之深山石室無當盍鋟之以共天下後世味太𤣥如子雲者

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張居正

荆州榷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稱會區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申令甲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與人誦焉

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榷及後稍異者其畧曰古之為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於病乃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持其贏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於是計其貯積稍取其羡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畆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關

徼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於是徵發繁科急於救爆而榷使亦頗務益賦以濟其匱賦或溢於數矣故余以為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即如是國用不足奈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腕言榷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

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務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苟不務除其本而競效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惟周子可以為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於江上徵余言以為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為議論者如此

張太岳集序

沈鯉

太岳張公集數十卷即公之相業也當時主上以沖齡踐祚舉天下大政一一委公公亦感上恩遇直以身任之思欲一切修明祖宗之法而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嫌怨不避毀譽利害不恤中外用是凜凜蓋無不奉法之吏而朝廷亦無格焉而不行之法十餘年間海宇宴清蠻裔賓服不可謂非公之功也惟是人情憚檢束而樂因循積玩既久一旦以法繩之若見以為苛而公持之

益堅爭之益力以是遂與世齟齬而又一二非常之事有衆人未易測識者其跡不無似愎似少容似專權似純任霸術似與金革變禮終未盡合上一時雖優容實已不能無疑比公既謝世言者益譸張其詞上眷寵始移而公家之禍於是不可解矣至今觀場者猶多煩言顧其先法後情先國事後身家任勞任怨以襄成萬歷十年太平之理我明相業指固未易多屈也藉令後人循其已定之規模而但稍濟以寛緩亦自可以收拾人

心保固元氣顧乃不深惟其終而但畏多口遂盡反其所為以取悦一時卒使紀綱陵夷浸淫以至今日幾無法矣世道人心識者有隱憂焉誰階之厲豈非公之罪人哉公生平不屑為文人然其制作實亦非文人所能為濡毫伸腕悉經世大猷自奏對代言在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遭禍後藳多散逸無存即存亦秘密無傳者迨今二十餘年而厥嗣殿元君始蒐求遺藳僅得什一於舊書刻之嗟乎斯亦禁鼎一臠嘗者可以知其味矣

余往守翰林公與新鄭時同在政府其初謀斷相資豪傑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讓也無奈宵人搆之遂爾隙末以致人言紛紛而上之恩遇亦因以不終焉世遂兩詬之其實兩公者皆社稷重臣未可輕訾也近新鄭公論大明業已蒙恩追恤而海内亦漸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見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況皇上無私如天地踣碑立碑斷非有成心晗雪表章是在主持世教之君子余旦夕林泉之人固不

足為公重要之公功業在天壤間亦非待人重者特因殿元君遠來謁序聊書此以歸之

贈楊使君序　吴國倫

楊君葢楚人云學於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為留都大司馬郎其在留都亡論守秩修故事與諸曹郎蒸蒸異也大者萬卒窮叛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卿相以下皆自度計亡出矣楊君慷慨躍馬出提白毛扇示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即萬卒人人響應無不左袒

楊君者夫當是時撫劒無所用威緩頰無所用辯楊君一躍馬而大難遂解談者至於今髮上指冠豈非以其神氣足以彈壓之耶已朝廷録定難功遷楊君為建州太守守建州蓋三年年纔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楊君長吏也乃楊君則不自謂長吏也予退而竊嘆曰如子者豈足為楊君執鞭哉夫海内薦紳先生聞楊君定留都之難以為其人必長老多所歷世故盤錯為能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今猶白面黒髮

逡巡曳金紫若章縫耶已予從旁覘楊君所為治郡事
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貶而民親令不苛而事核屬八
閩苦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馳使車擊軫而至所徵
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建州而東也楊君顧數從盃
酒談笑間授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足矣
又亡命之徒嘯聚山澤為變鄉邑諸父老扶攜趨楊君
請兵戢之楊君則又從盃酒談笑間諭諸父老曰若第
歸無慮吾已為若滅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莫知有

兵亡命之徒就擒而父老無恙茲信乎昔人所稱折衝樽俎者非其神氣足以彈壓之哉予既心知楊君學不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所資於閱歷而用之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難於彼從容解紛於此有道乎楊君笑而答曰偶然耳嗟乎嗟乎如予者豈足為楊君執鞭哉予與楊君居末一月以有郃武之命別楊君即郃武僻且少警易治於建州數倍至欲以楊君之治治之神氣固有所不逮矣方

日夜思得繼見楊君以論治遂書此遺之

楚紀序

廖道南

維皇履極二十有四載秋八月望道南撰楚紀成先是中丞車公純柱史伊公敏生巡視衡潭洛諏蒲里若曰昔者司馬子長留滯周南乃撰史記君實屏居涑水乃撰通鑑子舊太史氏也藏修山澤近十年矣所著維何道南瞿然曰夫何知夫何言僕夙侍講筵載筆史局莊誦奎藻縱觀秘書窺厥奥矣夫皇祖開天宰虎旅於鄂

渚江漢底平時則祖訓有垂帝典有述先天而天不違也皇上統天御極龍飛於邿邸翼軫揚輝時則大典有書大狩有録後天而奉天時也仁人事天如事親孝子事親如事天是故紀皇運欽天道也尊其所尊也紀國基本天潢也親其所親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有德必徵諸獻有功必懋諸庸是故紀徵獻承天寵也彰有德也紀懋庸隆天施也奏乃功也修德斯可以凝道修詞而後能成章是故紀崇道率天性也宗正學也紀昭文

煥天緯也賁文明也觀諸天以察變觀諸人以化成察時必要於審幾審幾必資於慎慮是故紀孚諫勑天命也謹時幾也紀稽謀體天心也協幽明也處變知節變極乃通隨時視履履正斯順是故紀樹節循天理也不失厥常也紀經變偕天行也不紊厥序也履坦者尚貞於幽人守貞者登明於哲后是故紀考履植天粹也厥行惟醇也紀闡幽紹天明也厥類惟彰也履粹斯名顯矣幽闡斯風動矣是故紀登績代天工也厥績用熙也

紀穆風鳴天籟也厥聲用宏也惟天有象聖人則之以通神明之德惟聖有則學者準之以造聖賢之域是故聖人以天自處而天道成君子以聖為則而人道盡故終之以景則焉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之謂也業又聞之人臣為利禄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成是故有心於為文未必因文以見道無心而悟道容或積久而成章蓋嘗奉勅管校列聖寶訓實録有以見皇祖丕顯之謨奉諭編葺御書

文剳有以見皇上丕承之烈曁脩祀儀成典及大明會典有以見聖祖神孫天人合一之文矧興都肇基通九域為一家聖神啟祚通萬象為一體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竊不自揣竭精殫思九年於茲夙興搞管夜分抽笈丘壑在望汗牛匪勞畎畝不忘測蠡為慰往不可追來或續焉愚者千慮或一得焉觀諸杜祐通典鄭樵通志率皆矢忠乃克就緒所以仰煥乾精上瀲帝藻幽賛神理明融物化通天人為一機精斯會矣通古今為一息

神斯契矣通物我為一致化斯溥矣是故肇於通紀之成也贅兹俚言以識歲月云爾

弔忠録序　　　　譚元春

中丞楊公大洪以擊䰟璫二十四罪逮繫詔獄榜笞刺㓹一身無餘而死當是時也天下之人腹悲膽寒而不敢言其後二年今上深褒其忠褫奸人以慰貞䰟郡伯胡公於毁巢卵翼之又從而建祠祠之海内知與不知歌咏嘉樂甚至稗官之家編為小説傳奇之部鐫成圖

像具於常山之血侍中之髪若已成金鐵星斗不可朽壞男子在世此為大快而國人哀之猶為賦黄鳥予以為百身之贖不如一言之知中丞所不惜府怨梯禍奮身一擊頭與玉俱碎者秖是顧命二字盤梗於衷死不擇音耳光宗遺命輔皇太子要緊熹宗臨朝亦問蒭子官安在唐人有云布衣一言相為死何況聖主恩如天變負之臣肥義以為死不容誅死不容誅者死不得所也楊公勁氣一往為風為霆而不知痛癢之人必坐之

以沽名且謂逆璫後來之禍公激成之真所謂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者也予嘗言士君子胸中不可無愚拙人事如石工刻子瞻諸公爲黨人不願鐫安民二字石孝忠感李愬之恩傷其功不見於天下推倒平淮西碑一以好德之良一以不平之氣然兩人俱目不知書無禍福生死計較安危亂其胸中故與聖賢豪傑無異而世之黨逆璫以下石楊公者其視此何如哉不愚不拙遂至於此楊公必屍視而憫笑之矣弔忠録刻成因

為書此以報辛程二君焉

湖廣總志序

徐學謨

初都御史賢言荆故介天文南離正位自雲陽氏肇都沙丘世次綿邈赫然列於神明之胄上古之記詳矣逮荆降為楚即不與中國會盟乃墳典丘索之書獨其國人能識之左史檮杌義比春秋施及後代厥有鷄次之典爰載憲令鐸氏之微用竟成敗即仳離劻勷之際其臣猶間關負戴保之勿斁若天球河圖然此楚文獻之

所從來秦亡論已漢魏而下遼逖千祀自正史外若襄陽耆舊楚國先賢荆楚歲時長沙岳陽風土暨荆州湘中江行諸傳記遞有撰述森煒炳奕莫不有裨於楚明興以來道化翔洽名世輩出鬱為文明都會著作之林宜烝烝茂矣乃副在之寄有司率廢怠不舉迄今緗函縹帙往往壞爛散佚仲尼傷杞宋之無徵以此也不其缺歟成化甲辰督學副使綱始一肇修通志畧有梗概奄及四紀嘉靖壬午都御史廷舉以于役鄉土稍稍釐

益之又越四紀代曠時易故志僅存者十五歲辛酉督
學副使天復憫焉矢志振替檄黄州同知福徵應城人
前進士士元隰括舊文析為紀表志書若干篇燦然數
沃幾掩前册矣顧屬草未竟旋即罷去甲子都御史南
京御史省檄督學僉事文華命學弟子裒其散帙以屬
安陸人前侍郎邊逺丙寅督學副使栻復敦趣之吉陽
山中壬申都御史道昆御史鰲更檄督學副使弘謨以
屬蒲圻人前副使裳脩之家越年癸酉安陸蒲圻縣官

各以二氏志草先後呈都御史臺時予小子賢適代道
昆任獲受而卒業焉則避席嘆曰洋洋乎安陸瞻以麗
矣蒲圻簡而則矣楚之典刑或在兹乎或在兹乎余小
子賢何敢置喙焉顧並鑑而照則影疑方軌而趨則轂
軋二氏即各成一家言矣乃詞指互異華實罕兼施於
國人虞其莫之適從也刪潤而酌凖之會爲一書以傳
信詒來則惟余觀風者之責以諆之御史栻栻曰唯唯
則以共檄今左布政使學謨曰洛爾奄歷於楚宜於楚

習盍纂厥言申檄督學僉事允升曰惟玆廣厲學宫之路厥亦掌故之司宜董厥事學謨允升惴惴謝不敏越旬有五日始受簡則私議以謂楚志之弗竟已二十年矣豈惟官之傳次數易乃知我罪我賢聖有遺慮焉幸若釋於負擔免於罪戾不誠囍難哉毋寧重加詢采兾於僉同書曰謀及卿士謀及乃心庶勿貽厲階乎乃轉檄諸郡邑長吏曁博士弟子各搜摭故實併詢諸部吏有名能文學者各舉所知以告於是夷陵州知州昌祚

寧鄉縣知縣以忠楚審理言榮襄府紀善紹稷榮府紀
善化成暨學官則德安府治桂陽州維岳江夏縣李芳
桂陽縣凌漢桂東縣密鄖陽府聘夫襄陽縣昌應弟子
員江夏敬崇陽星耀俱先後踆踆應檄至已以忠徙寧
州則名德安府推官桂臣代之乃選局於棘院集諸文
學而祇事焉而武昌府知府向陽通判必聞之松江夏
縣知縣世厚則鳩籍記庀餼廩儲筆札以析給諸文學
亡何諸郡邑所搜摭故實亦次第投牒上省學謨允升

按牒徵草夙夜𣧑始列部分輯程能屬任既逾年未有端緒諸學官人各以職事謝去乃昌祚言榮紹稷化成獨留不遺遂互加考羅蒐綴未備顧事繁工浩卒成之難久之都御史賢被召入院以都御史瑞代御史栻事竣還朝以御史程代學謨允升復以志事請閤乃臺檄屢省飭督有加令毋滋訛毋墜前功以亟成前都御史之志學謨允升愈惴惴謝不敏退而申諭昌祚等皇恐相戒益固扃揣摩窮晷麋膏幾廢寢食者又十閱月而

學謨允升始告成事於都御史御史臺乃都御史以復於前都御史賢御史栻轉質於郎臺都御史世貞咸命梓行之而以布政司照磨選武昌府同知彔司校梓梓成學謨不佞謹端拜而論次之為小序序曰粤在炎帝正黎司天翼火文明軫沙麇壽鶉紼之次實主荆衡寮變授時貞示無忒述星野第一在昔畫州荆分一區奄兹包絡雍豫維揚方物所宜珍錯迭獻迄於南戒陘阸滋殖獨稱雄闢焉皇哉唐哉述方輿第二形勝奥區上

腴是占代作屏翰帶礪盟之嗣奉璽牒克固四維娭爾
侯度既碩且昌三代迄今未之有改述國紀第三藩封
第四地大壤沃粒我蒸民赤籍竄盩汙邪荒穢治之蠹
也述田土第五惟荊溯瀰民弗協於厥居贅貫附之以
年以漁孰開其麗如樹務滋生齒登耗奠邦是稽述戸
口第六山澤蘊毓是繁土毛自昔正名百物以明民共
財故民富而重遷述方產第七聖王成民錫厥寧宇是
故城郭宮室以為固井聚以為守津梁之利以濟不通

經之營之述建置第八體國經野職是以分列壤袞廣
匪布采實服小大相維曷以奬治而摠民哉述秩官第
九禹貢成賦厥惟上下厥貢丹銀齒革今兹斂倍剝曰
其漁征發滋章衆用惟愳矣述貢賦第十古稱使民逸
以忘勞荊役其勞科率蝟興力用憊矣調養節縮以告
司牧述徭役第十一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旬格之後蠻
服馮險代有徂征廣谷大川厥穴奸宄治世之備是槩
釁孽述兵防第十二七澤九江江漢湯湯以漕以溉利

不勝害陂之釃之禹功可續焉述水利第十三文明貞曜奕於南疆谿峒鼓篋師儒以聯儲育衿舄遐不作人述學校第十四世以化遷文繁減質顓矣荆區如混斯闢毋曰蚩蚩順帝之則破觚斲雕以歸寧一述風俗第十五士効其身惟上所取太上辟舉其次制科昌言質行在得其人制有汙隆始亡論已述選舉第十六雲龍風虎欝乎相輝士也當塗握筦履樞宗業勒勛彞鼎煌煌祖宗孫子衍慶錫光湛恩流溉曷其有疆述大臣第

十七貺恩任子第十八罔中覆盟發聞惟腥先王矜之
麥典昭垂靡淫以瀆古今一揆示民不越述壇廟第十
九名巖異藪雄絕古今以兹有盡觀彼無盡感慨係之
矣其動民返性之由乎述勝蹟第二十不朽之義徵諸
沒世哀不待施豈曰無從哲人窀骨忍狐穴而榛墟之
乎述陵墓第二十一聖遠道湮二氏旁啟宅宮演教以
像以言大人狎之豎夫懾焉馴頑導鄙捷於桴鼓述寺
觀第二十二天惟顯思不僭在德祥之於德一而已矣

或以類泥或以遠忽人道伊邇章明較著述災祥第二
十三楚以材稱匪由一揆要以經營世務表式人倫流
業人殊英聲映代述獻徵第二十四官氏就列咸號分
猷乃嘉績偉伐貽福利民者若僅僅可指數焉匪民之
遺榮名實難述宦蹟第二十五江漢之化肇自關雎逖
彼閨媛皭然嗣之茹荼握堇之死靡渝葛覃樛木維以
永思述烈女第二十六山川洵美簦笈趨之適彼樂國
悠哉悠哉可以占風矣代有留滯聿存芳躅焉述流寓

第二十七地靈人傑小道占一焉焦神極能皆可謂入三昧而擅智名述方伎第二十八靈境仙都奥甲寰宇乃破額紫氣是肇南宗實繁有徒毋以末流追疵宗指述仙籍第二十九禪宗第三十玄黄融結瑰秘是鍾金石絲綸後先炳蔚是稱黼黻匪曰雕蟲華國之資詎可闕焉述文苑第三十一楚故賾矣猥細瑣屑有關宏鉅潢汙益瀆抔壤資丘玄覽靡遺何妨附列述雜紀第三十二終焉凡為圖經暨論各二十有三為考者十八為

表者二十有六為紀者二為大小列傳者四千四百有奇為分志之日三十有二而志各有序有論一如目之數總之為卷者九十有八始事於萬歷甲戌冬十有一月以是歲丙子夏四月朔卒工是役也右布政使柏叅政吉士人种璽叅議時雨崇嗣化日强思充按察使邦奇副使一魁顧澤大順楠文煒度僉事克敬夢龍松林喬范署都指揮僉事顯忠昆皆繹撿故牘宣告風謡因事疇咨襄賛例得備書云

大隱山人藁序

李維楨

樊山王昇甫輯其所著騷賦樂府五七言詩體諸志論表狀序記尺牘凡十有七卷名之曰大隱山人藁而使使者以書抵不佞請為之序其言曰軒冕塵迹耳操觚之客多推貴鄙人不以學士見稱鄙人中心竊恥之惟足下高明可以此相告不佞讀其書已讀其藁而憮然有感於古今人事之變也古聖賢帝王盛德大功必百世祀由黄帝至舜禹同姓而異國號以章明德其法天

子賜姓諸侯命族姓相生而族相屬盖周千百八國諸侯與公子公孫為卿大夫世濟其美第以楚論楚出顓頊高陽而苗裔曰鬻熊為文王師諸子實自此始至繹而封至通而强其子孫以邑以官以字以氏為氏若鬬若薳若屈若昭若景若詹若伍若蔿若申若莊若左史二尹連尹沈尹箴尹芊尹之屬皆聖賢帝王之後其人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説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揺筆泉湧動

語彚紛故道德政事文學言語四科未有不出於聖賢帝王之後之為公卿大夫者錫姓法廢譜牒散亡而聖賢帝王之後與庶人無别士以四科名自號崛起遐種而不知其世系所自封建法廢而分茅胙土者類使吏代其治食租衣稅豢養而無所事事人視之若芻龍土梗貌尊而心輕之周之宗盟同姓為長司馬遷表漢興以來諸侯同姓異姓相錯而不以劉氏先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而次以高祖功臣及惠景建元以來諸侯也若

曰親不敵功也楚趙荆燕齊五世家而次於外戚若曰是猶外戚之恩澤侯也梁王五宗三王世家而次於絳侯若曰是不若絳侯之有條侯也其事與文寂寥不甚稱其手筆所最慷慨頌説賢豪乃在列傳而諸王侯不與馬班固表因史記而夷世家為傳自是以後寒畯單微儒林文苑輒踞乎傳圭襲組之上而南面稱孤者如淮南苑苑依倚賓客以就其聲價如陳思表求自試甚者如隋越有願不復生之語古今人事之變其多寡輕

重相反一至此哉昇甫列爵為王高皇帝之雲孫今天子之叔父而荊王之孫也於天下不賤矣恥夫以國屬推貴而欲與學士同類而共稱則世禄之末勢極而不返俗漸摩之使然也晉范宣子述其祖保姓受氏世不絶祀以為不朽而叔孫豹辨之此謂世禄何國蔑有曾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昇甫觚撱陶旊自成體勢不共他人生活可方何遜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可方陸機在有意無意之間可方

庚歎其可以立於後而不朽矣不佞將舉龍門蘭臺例特為三閭大夫作傳而不附於楚世家傳楚元王而所重實在中壘校尉使後人稱明德茂盛維楚有材與古公卿大夫比肩不以世禄借資而以立言取重其無乃自矜奮乎雖然昇甫弁髦王爵而竊比於東方曼倩避世金馬之義此未易言也大隱隱朝市豈惟諸王侯天子亦有之仲尼言堯舜有天下而不與深於隱者也昇甫所為隱抑有出於是槀之外者乎介之推身既隱矣

馬用文之揚子雲薄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梁武帝謂曹景宗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其説各有當不佞不善隱而又不嫺於文無可為昇甫元晏是序也聊比於他山之石可也

草堂自序　　郝敬

余四十離經問於吾師李本寧先生曰先生文章濟世如齊紈魯縞冠帶衣履天下干謁填門求取無虛日無乃甚屑越乎弱冠登朝讀中秘書典國史敭歷中外五

十餘年目擊五朝人物臧否時政得失中外興廢多矣
何不釐以為史藏諸名山傳諸其人使弟子共席研竊
附青雲幸甚我里在昔先民有作今將百年已取而續
之亦鄉國之榮觀也何為以高世之才耗斁於鞶帨如建
安七子開元四傑豈曰不文而欲以垂典則昭來許則
日昃之華矣文章可久惟經與史史自宋以還無足觀
經至宋稱明於今稱盛雖盛而實衰也守師承束功令
郢書燕說終無敢質言鹿之非馬今盍恢大方之觀作

斯文盟主小子狂簡頗負韉先驅先生曰諾吾將圖之居無何起家蜀藩轉入粤又入晉前後十五載先生老矣尼父未言刪定而陋巷生已白頭下帷註九經粗就手一編晉謁先生莞爾喜曰牛刀屠牛饒笑殺鷄矣既而憮然曰家人失火延及藏書所撰先朝實録一舉煨燼余聞而扼腕昔郭景純門人竊其師青囊書未及讀遭焚孔履漢劒藏之武庫祝融見妒如弟子社櫟不剪井泥不食玉碎瓦全豈非天哉是故易有天文有人文

才與天時也作述人也有其才隨時居業才短時違姑
舍所不能而遷就所能余少賤學詩先生曰是物善窮
人且循功令身名俱泰然後及此余退而學舉子業三
年多至五千首博一早第更期三年不仕學為千秋業
行次邯鄲遭先生北轅邀余曰返耳親老家貧不仕而
迂語千秋見卵而求夜時太早計遂返解巾為令遷諫
官課浮躁外謫先生亦久滯外藩而余官落拓漸與鈐
下伍遂拂衣歸歸而往蹇途窮章甫適越越人不冠素

衣入齊齊人貴紫規為騷乎鄉三閭先矣宋賈再矣繼此而再亦分亦些陳紅貫朽濫耳規為賦乎長卿先矣子雲乞舊火也益以孟堅平子太沖猶四餕也而又益余乎嘗謂今人詞賦如荒鷄亂鳴送逋客函闗而誤聽者夜半起舞如羣蛙閣閣薫以壯鞠而窮愁者諢為鼓吹乃至贈送遊覽之詠題跋記讃之章祝生誄死之文稱功揚厲之作或借問奇以乞墦徒餔餟而染指或遊大人以倖名托逢迎而説項遂使戔戔狡竪矜為我輩

斷斷成人日為夫已乃有龍門高標挾資斧樹聲價自驕牛耳而逐臭之夫與賣朴之賈相遭揖我謂藏巧佞夸毗而詞林為鮑肆矣昔相如長門善賈市利三倍效顰者益醜作傳而求米數字而輸縑韋較多寡鬻金二價估客死而蔡中郎為之墓誌墨吏遷而李北海為之去思斯文掃地奎壁無光譬之提千金之璧而投鼠援明月之珠而彈雀學豢龍之術而屠狗捨金僕之矢而射雞彼北海為此由其父子受業蕭統負販鉛槧唐史

傳其實杜甫歌其𢇁所稱龍宫塔廟俎豆碑版之作今已無一字堪傳然則聖人所謂修辭立誠太古死而不朽者諒自有在矣余少馳志挍藻而材謝卿雲晩程六籍知非自訟掃軌杜門今二十有二年矣大道無聞來日苦短思與子墨客卿一觴一咏鬬雕蟲之巧望筆耕之歲請俟河之清矣年來含經味道管見塗説抄畧舊聞都為二十有八種雖云荒蕪然皆經史之餘緒也十年猶臭吾何欲速朽時先生在太常朝議將以國史取

裁是使大匠斵也然而丘明子長謀野乃獲世非無董狐而以金注惛鳳凰將九子何由翔千仞假使孔子當仕亦未必能成春秋以是為先生躊躇因以自哂司馬遷云顔淵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左思賦三都必藉重於元晏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吾師之弟子何必減元晏直引繩批根自述其源流如此

重修衡嶽志序

鄧雲霄

盖余於衡嶽有宿縁焉余羅浮山下人也史稱羅浮為

南嶽佐命而九仙亦云衡嶽水簾洞與羅浮通羅浮號朱明洞天舊矣而朱明峯亦在衡嶽此兩山者實有瓜葛余所謂夙緣者徵是也余昔讀書揖仙樓與羅浮水簾相對匹練霏霏落在筆格予灑浮提之汁時化五色鳥飛去因思洞中仙蹻暗達朱陵風為馬神為御豈更駕哉每興到躡飛雲拍女肩輒遥獻祝融君一杯酒曰訂盟無寒予神往來於衡嶽者踰二十年宦海浮沈幾負尚平志矣然予不忘嶽嶽亦不鄙夷余若有作其合

者余由南垣出臯楚時病暍服餌野寺日誓啞鷄肋而
煮蓴絲白門諸詞客過慰藉蹴余肘曰湖南不惡祝融
君在焉此不足為居停主耶域中五大是據其一大夫
筋力健不自騰踔垂老乃向卧遊圖計風景何沒沒也
余蹷然起曰賴有此君病劇幾忘之汗簌簌下疾良已
余是以有浮湘之興則霍然予者嶽也予則何以報嶽
靈余通籍凡三仕矣皆占湖山吳門白下不乏名勝至
今益廓而大如顧長康啖蔗漸入佳境余則何以報嶽

靈且余所取法者甘泉白沙兩先生盖吾鄉之望也白沙老病欲遊衡嶽而未逮甘泉大耄一再至計杖屨亦蹭蹬矣小子不敏得及壯而遊尚饒濟勝具有天幸焉余則何以報嶽靈遊當夏之夜雲垂垂欲雨山僧勸且需余謂欲觀海日決宵征乃賈勇而上俄頃四天澄明祥飈不驚珠星璧月伸手可掇夫開雲霽雪久艷人口余偶然而遇孰爲爲之余何以報嶽靈鄉者歲之不登也瘡痍未起民且狼顧今銷癘滲畱雨暘若禾稔豐盖

嶽實閑石麋以粒吾民也余始得與民偕樂於遊於觀則又何以報嶽靈夫嶽坐離明平衡元化秩眎三公古天子所時巡而加禮者也楚泱泱大國玆為重鎮夫國且有史嶽可無志乎重志所以尊嶽實余司廵者責也夫徵文考獻纘往鑑來俾靈蹟昭宣勿堙勿穢所用報嶽靈無先於此者舊固有志已漫漶刓敝不可諦眎魚魯襲訛挂漏滋多嶽靈恧焉殆有意於予而授之簡乎先是曾金簡先生壯歲拂衣久栖衡嶽留心蒐攷函帖

既富鄺生祖詩丏得其秘藏生讀書岳中益温獵所未
備予官有餘閒鈐閣晝静因字櫛而句讐之大都貤舊
志蕪者去什之三缺者補什之五至於訂疑似析異同
斤斤彬彬期足徵信而不墮於荒唐穢雜則郡邑諸大
夫及兩王生邊寧國泰劉生經筵衷生伯獻相與殫力
商確始成完書盖聚衆白以成裘非余管見所敢擅也
編成授梓余捐俸竣其事盖余神交者二十餘年而始
獲此遊遊而欲報嶽靈者五而今了此願嶽靈聞之而

後喜可知也雖然會稽羅浮固嶽之佐命而岱恒嵩華亦嶽之蘭昆玉季也余假羅浮為紹介奉筆札之役嶽靈其轉而紹介彼四君當次第曳裾其巔余穎雖秃尚堪為四君作董馬其罔余靳余且宿舂糧矣時萬歷四十年壬子清明日

刻神禹碑序　　湛若水

余來為南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禹碑發於地中即欲往觀而未能又明年為嘉靖乙未之秋楚士

有摹神禹碑來遺者快覩而諦觀之字畫奇古與後來篆籀手筆迥别而碑石復剥落雖習於古者僅能辨其一二字既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末有小楷書古帝禹刻四字意者必後來漢唐人因見此碑别有所考據而題之及考韓昌黎岣嶁山詩云云而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亦曰嘗聞云云盛弘之荆州記云南嶽周迴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徐靈期南嶽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嶽文云高四千一十丈由數説合禹

貢而觀之則大禹由岷山導江歷湖入海過南嶽登祭而刻石此山即此碑無可疑者然韓劉二公葢皆聞而不及見今余幸見之而其所謂科斗拳薤倒披鸞鳳飄拏虎螭悉如此碑字畫之形狀豈所謂道人之偶見者所流傳而碑末四字或即此時題之歟至於二公所云秘文秘跡則理固有然者夫宇宙內神物固當天寶而地藏之歲久則必復見而余幸當其數千載復見之會又獲觀之則視二公之不得見而悲詫涕洏者顧不幸

歟

公安縣志序　　雷思霈

今大地皆志也而世所傳者隨州武功雍紀青齊隨州編年近迂武功叙事近簡雍青河山百二十二足以作其氣而壯其為文旁引雜出不能成一家言由是觀之大地不必皆志也楚志昉自禹貢山海經惟言山川田土貢賦物産以至詭異神奸今人所畧古人所詳檮杌楚書始綜人理離騷九辨始侈聲歌而漢魏以來輿地

圖經往往不乏厥後袁崧有宜都郡記盛弘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懍有荊楚歲時記羅含有湘中記習鑿齒有襄陽耆舊傳郭仲產有襄陽記鮑堅有南雍記鄒閎甫有楚國先賢傳余知古有渚宮遺事范致明有岳陽風土記諸君子以該博閎廓之學發沈鬱藻贍之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履其地者恍若魯遊想其人者欣如可作未嘗不惆悵終日也寥寥千古誰傳盛事而余友中郎始有公安志適錢令君屬之中郎文章言

語俱妙天下是志也抉奇搜奥辨物核情絶無老博士一酸語余以為獨類習襄陽予一至公安坐中郎及弟小修柳浪瀟碧館中玉條緑楊長塘曲巷晨凫夕鶩𥥔甲騰鱗觴詠晤言頗有習池氣味而四海彌天風期俊邁政足相當襄陽首叙人物中及山川公安僅僅江湖數片白黄山一點青而已無隆中峴首鹿門楚望洞壑林泉之勝以角其胷中之磊塊無司馬諸葛崔徐羊杜皮孟之流以寫其神韻表其文采而垂後世雖然陵谷

遷變世界密移方言市券皆具妙語稗官小説皆成至文而況以一代才作一邑志井廬不改文獻足徵何必畢視時賢仰資異代也傳聞中郎為子瞻後身嗟乎子瞻不敢作三國史而中郎能為一國志豈隅世精靈乃更增益耶隨州武功始置之矣今公安所患若腐城而嚙隄者莫如江水請以水道問中郎中郎起家尚書禹貢導江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今江不入澧而入荆江自夔門而下荆門勢浩瀚不可遏江之入澧也禹

導之也江之入荆也不知何時江自導之也書曰雲土夢作乂周官職方其澤藪曰雲夢曰土與藪其義自見昔以長江入九江故殺而漫今以九江入長江故阨而溢勢使然也業已不能復故道獨不可解沓儒疑經之大惑耶又請以水利問令君令君生長澤國習水形情公安據油口上下數百里間凡十多口用洩江怒使四出耳今數百里皆隄矣水土激而溢風雨乘之上溢而下漏而決裂之勢成矣今口定不可鑿隄定不可去不

曰善防者水淫之乎是或一道也油水出武陵白石山與潙水會而孱陵城背油向澤其油水流公安西又北乃入江是古城皆去江遠甚今割江唇而與之争安能當陽侯之波獨不可稍徙而築之高阜乎令君公忠廉平嫺於文詞通於經術而以身捍隄隄不為動以法開渠渠不為厲是必能辨此矣中郎絶慎許可國朝賢牧列傳不數人而津津乎賢令君也其人可知已此志所由作也

巴東令張君考最序　　雷思霈

巴東古丹陽夏孟涂聽訟之所而周熊繹始封之國也禹貢所載荆及衡陽為荆州田賦物産不言治道啟臣孟涂僅見於此則楚之吏治自巴東始幅員五千餘里火正陸終不載封邑羋九黑子地以文王時實始有國雄視中原則楚之疆域自巴東始山從夔門而巫峽參差十二巃嵸蔚蔚雲霞氣表素朝清霽畧現峯巒必就長霄始辨優劣上接岷峨下開衡霍水從灔澦而荆門

雷濟雲曳鼎怒鼓騰波濤粘天一日千里爲九江爲洞庭爲彭蠡孕沮漳而吞漢宗海則楚之山川亦自巴東始十五國風無楚詩厥後有離騷文藻姱節與日月爭光秭歸故巴子國則楚之文章氣節又未嘗不自巴東始況怪石頽波危嶁傾岳若有神氣性情以寫其雄渾奇鬱之態者拾遺之東西瀼也膏露凌霜虬鱗鐵幹引霹靂而化石者萊國柏也煙鬟星珮猿嘯鵑啼趨萬壑而赴之者明妃村也石上叢生大可合抱火芽雷莢烹

清泉而兩腋風生者桑苧翁茗也雖風上文物僅足當
周室之末成子而要以高山巨川名流勝蹟亦可鬯遠
韻而動其登高作賦之思惟有神明之宰臨長茲土觀
其謠俗歷其險夷長於諷論達於事變其心淡然無所
嗜其志囂然有以自樂淡然無所嗜故不以窮鄉巖邑
自鄙小囂然有以自樂故山川之壯麗與胸中之壘塊
相遭互角神往境來若肖其意之所必至筆之所欲吐
而鼓舞於前其詩愈工而其事愈辨則今張令君其人

余在京師於友人魯退如所得見令君詩髙華爾雅比治丹陽三載有成化行南國可歌可詠移風易俗絶無俗吏之習政平訟理吏畏民懷上之人類能知之百姓類能頌之荆之縉紳先生類能言之而余獨詳所以訓士者余與巴人士善巴人士咸來言令君之訓慮多士之不若不廸則為之日月省試上下其較蓺而給之筆札焚膏若曰爾無自竊也慮多士之溺於所聞而不自參大則弘之以古道博之以多方若曰爾之國不有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乎爾之鄉不有能為九歌九章者乎爾之里不有紃巴歈而歌白雪者乎後士不必鄒魯椎士不必燕趙令之吳越甌閩為文士數古之荒服也爾毋自狹也又慮多士之泥於風氣而無聳壑昂霄之志則設神道以教之用形家言創文昌閣若曰匡戴六星精揚天紀為文章司命天地之氣盈其不足鄒生吹律黍谷回春吾為爾發其祥爾形勝故自佳爾毋自畫也而巴東自此多彬彬文學之士矣令君優游齋閣以

日計之三理簿書五治詞賦二與多士談説古今環者皆山帶者皆水窈為林樹變為烟霞獄引經術仕兼隱名所稱仙令不誣耳在昔河陽彭澤永嘉宣城忠州通州西湖涪水其人皆有睥睨萬物揮斥八極之氣而皆以流水了公事青山作宦情殆類令君矣陸務觀江行記言白雪亭天下幽奇絶境羣峰疊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令入肌骨下為慈溪奔與江會自吳入楚路經數千過五十五州

亭榭之勝無如此者亭在縣廨廳事後而令又連理來江樓閣競勝矣詩云緘書寄與神明宰愛爾城頭姑射山安得一寓目與令君酣飲亭上也

潛江志序

劉楚先

今天下郡國州邑率有志義不過隨其疆土風氣民物謠俗之常而布諸方冊以為觀省者據跡爾非屑屑焉繢綴為耳目張也余觀禹貢周職方則固志邑者權輿矣自今言之抑何其瑣悉而近俚也夫其田賦有高下

墳壚有黎赤九鎮九澤不同區五方八蠻不同服列而
載之宜也乃若篠簜箘簬淮蠙江黿海錯之纖繁以至
於男女閨闥村落器貲等物至微至賤有閭井小民所
不能口之公司縉紳先生所不及形之顧問者而二經
咸取而枚載之不遺餘力求所謂殊見勝聞瑰閎綺麗
之語則寥寥無少概見焉然後知古聖人紀蹟命意無
一非根於方域因乎民生日用而罔所庸浮文羨節也
輓近學士家厭薄一切飲食居處而恢輝之即有事於

輯志者延英分局歷以歲時剞劂而著行豈不亦㝠然足述乎乃覈其中之就實焉蔑如矣故討論疎則掛漏雜出黨附入則諛貶互乖甚者管窺道聽之見害且移瞇於城郭陵谷焉余不暇遠指如吾郡故有志雖非粹善猶未盡偽謬也頃改修而傷之其疆里本來十不得其一二又何論評隲得失也夫志以體邑猶埏物之取諸型似也藉第令團自團而圭自圭封自封而牒自牒徵於何有噫舉吾荆而環宇内例可覩已信乎志之難

言也潛江爲郢澤邑余嘗逖稽爾雅漢出爲潛嶓冢微涓豬龍淵會硤石通罡山以朝宗於海而酈道元水經所紀洪源東駛沿襄郢達內方折於蘆洑河始支遶而滙蓄焉是爲潛水然則潛固水之注也今縣以水名田漁相半能無虞於氓粒乎其區夙隸吾南郡自安陸升州爲府割潛而附之遂號湯沐左臂輿塞之隩要視昔更倍顧數十年以來漢益不馴其道民幾爲魚而𠤎者公家渙令日新中涓虎翼而咆哮於祖宗根本之鄉直

弁髦而視之長民者日兢兢奉行救過為地方計旦夕之命之不給而尚及於典籍風教乎是其居地之重既若彼值時之艱又若此蓋非志邑難志潛之邑難非志潛之邑難志潛之邑於今日為誠難也維潘君以制科發家蒞事甫數月政通民和百廢釐飭乃孳孳封井民社之寄而首念於斯將令後之按圖而考方里援帙而考文獻者若身履而目擊燭照而數計無毫末爽也則侯之功詎非卓歟嗟夫以荆視潛潛邑而荆則郡以余

視荆與潛潛隣而荆則居其劇减遠邇有差矣乃今荆志未歸於當余寧坐視而三緘而俟命之辱頗欲持不腆以塵潛諸君子之成編余則安能不避席而謝不敏哉雖然古者列國均有史世史職之邑之志即國之史也余典在掌故三十載迨今髮日短矣既無能搦管以鋪陳南郡之風土文物而又不能藉近邑之寵光以抒其鬱焉是愈隳其職也故因侯之請也聊取裒於禹貢周職方之旨旁鑒於叔季飾靡之非申之以令侯之休

嘉終之以本領之殘缺而脫草以副鋟梓焉已爾猥云將必假丘里之談而首括斯刻也則中自有合邑諸大夫之記撰在

李太清忠諫疏槀序　熊開元

邑前輩李先生太清嘗為諫官斥大璫忤顯皇帝旨得罪還直聲震天下然既往矣不可得見疏亦不傳事逾五十年厥仲子宙奇搜得遺草暨一時論救慰勞書以示余余讀之竟而嘆當時之長治非偶也太祖制中官

不預政不預外臣冠服終洪武之世中外謐如尚矣厥後覲軍奉使聖子神孫漸不無少借亦時遣時撤日月載更人皆仰見惟提督京營東廠曁特赴刑曹審録三大政不審何故相沿為令行不改而東廠一差伺閒郤以達至尊尤宮府關鍵所托自非賢如吕强馬孝亮其人罕不因緣作姦媒孽之加也匪緊庶工雖心膂股肱左右君側且猶虞不克況夫批鱗蹈尾言出禍隨誰無性命憂其身試不測也萬歷閒廠閹張鯨怙權播虐既

以臺省奏下法司而仍許其自効嗚呼難言之矣先生纔入垣義不忍迷國斥鯨虎狼兼采途人入告請以身執其辜顯皇帝不懌付先生詔獄榜掠既備且有旨朴於是杖甫下雲愁風黯宰輔百職爭相顧曰人諾諾耳百其身贖此君諤諤不得耶旦夕封事葢數十上上意未即解而中訴之誅列眉矣不旬日先生創未平而鯨以遣使非一時上下克和心德鯨必不去後之為鯨者將益繁承平五十年始終不渝可謂王道易易哉君子

謂此一事備三善焉先生之忠也同朝之義也主上之轉圜如不及也希世而一遭者也然非先生精誠不避椹鑕感通不至此則是刻之成也先生非特至今存雖百世不死矣

麟經古亭世業序　　梅之煥

安國胡氏之傳春秋非經也安國之奏議也明興以胡為功令治春秋者隱括胡氏之說以成疏義甚有丘明公穀鄭氏夾氏未嘗一繙而以春秋起家者矣非明經

也胡安國之借經者也又從而引蔓之以傳題從而駢拇之以比合株連膚割填腔射覆主司者以意命而舉者以意揣則又非安國意中所及也明經之敝莫甚乎是古亭以治春秋特聞詢之學宫其經以春秋者十而九閲楚録其春秋魁以亭州者十而九讀題名記其亭州第以春秋者十而九顧其於春秋也猶筌魚芻狗耳過則舍之矣獨叔臺耿先生閔然上釐定經學之疏惜當時專門名家於諸當道者不合疏寢未行惟煥待罪

諫垣竊志先生之未竟乃性不時宜為衆所擠弗白為地無暇及紙上陽秋也坐念煥為諸生日痛鑿傳荒經之習盖嘗廢卷而嘆以此愧其平生今年耿克勵梓麟經古亭世業成弁其尊公叔臺先生之疏於首而問序於煥視春秋若負逋何克勵之發吾愧也抑克勵便便經笥行則為朝士冠冕青箱可念土音不忘克勵有心人也願毋分吾愧

白雲山房集序

龍膺

語曰惟楚有材材胡以獨歸楚也楚之分野為軫其山鎮衡巫其澤藪雲夢其川合江漢沅澧瀟湘沔汭而輸之海其產金玉砥礪絲纊璣組羽毛皮革栝柏箘簵苞匭菁茅而其扶輿磅秀脩喆之晶英萃鍾於文章倜儻忠憤之士爰自鬻熊肇稱倚相嗣宗騷𢇲左徒賦祫宋玉遐平上矣秦人隱學於大酉漢史著業於浮湘郭璞爾雅之臺昭明髙齊之選馬融傳經絳帳庾信拨藻章華朱陵藏鄴侯之書赤壁載坡仙之賦流風逸韻代不

乏人故瓊邕虎步於江夏杜孟鳳舉於襄樊二歐濟美於江潭文考接武於南郡犀玉絶唱於澧浦胡曾髙咏於郘陽潘武並響於武陵羅含吞彩於耒水彪炳前代此其厓畧云嘻吁盛矣昭代郁郁才士雲蒸述作諸家直躋漢魏而上石首楊文定華容劉忠宣茶陵李文正郴州何司空吾邑陳司馬安陸何司冦漢東顔亳州黄岡王吉士沔陽童庶子蒲圻魏觀察京山髙長史華容孫漁人皆以文章詩賦名世予生也晚所私淑焉及束

髪以來得遊諸大人長者則張文忠吳明卿陳玉叔劉長卿吾師事之梅客生周二魯郭美命鄒大澤趙安甫吾兄事之陳立父袁伯修中郎江進之則吾莫逆友雷何思吾神交也溘焉千古與先計部暨孝廉阿超並修文地下矣今幸雲杜李本寧太史巋然為魯靈光稱一代宗匠亦甚以大業勗余其一時以風雅相友善者則費國聘孫鵬初孟義甫彭季籛王襄父朱食其魏肖生梅長公蘇全夫袁小修李長叔鍾伯敬邱長孺王不疑

邱當世江伯通周伯孔與吾甥楊修齡令子文弱又雅慕譚友夏而晚始得傅沿伯於晉寧無不家握楚珩人懷荆璞羽儀詞苑鼓吹騷壇所謂儒雅之鄧林名流之珠澤矣其在今日肖生洛伯及予並仕於此殆爲晉用者乎然楚之工文章詞賦者不知凡幾而余所睹記交知大概若是予所交於楚人士以勛伐節義著者不知凡幾而其工文章詞賦之士亦大概若是固不必以楚之多材責吾交道隘而亦不宜以予之交知盡楚材也

何也前乎吾者不悉聞後乎吾者不可量而當吾世者又未盡相暱也予以巡方客晉寧久時時與咨伯上下古今揚搉騷雅甚快復得咨伯所為詩卒業之骨氣高奇詞采儁麗飛翰絕踪一舉千里昔人評魏武詩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予謂咨伯極其所詣當兼有之予因與咨伯商也詩有以專詣為境以贍博為材以琢磨為工以混沌為象以豪勁沖邁為氣乃邇來作者大謬不然師匠既畢格檢亦縱步

趨中晚闌入宋元甚爲竅言雜以嘲謔爲在其爲大雅之音予竊謂正嘉以前穉欽季迪爲先覺隆萬而後明卿本寧中郎兄弟爲正宗咨伯則方來張楚之傑歌郢之雄而屈宋之嫡派也余非其倫也異日訪余漁仙之谿洞庭之野望沅湘之烟雨攀嵩梁之雲氣長風怒濤之澎湃蛟龍水物之憑依鳥獸之鳴號草木之振落是時也把咨伯之袖掀髯而歌曼聲而嘯而後稱詩以相質必有當於咨伯者乎語又有之詩亡而詩在楚余與

咨伯皆楚人而詩也故言楚云

新寧縣志序

顧起元

雲間沈君治新寧之二年所謂壄民範士綏夷者數十事秩然理矣則以其間進諸父老子弟問邑之建也幾何年三代而下職方之所隸者誰其氏前之而為夫夷也後之而為新寧也何昉乎星官之躔次所當軫之分野者何度樟木之廣輪幾何里都梁之灌注幾何畝箐筒之棊置幾何區也茗荈林木丹砂羽毛之美曩固稱

饒今有之乎禨祥之故馮相所眂何以覆諸户口之登耗月異而歲不同者幾更矣歷代以來賢人君子策名於廷者有人乎其行事可誦法者幾嵁巖之彦闤房之秀以一行自見者幾廨舍之建置幾何所其廢興變易所謂庀材鳩工者何官之吏也邑有長有佐庠序有師古今所謳吟者若而人惟正之供成賦中邦者何準夫里力役之征即又何以品而式也君既以詢諸父老子弟人人為具言所以歸而按諸故牒可覆視者亡有也

君乃喟然而嘆曰文斯足徵闕軼不具長民者即欲經正其何所過而問焉輶軒之使諸邑長吏以地方之故吏僕而陳之未易終余將何以置對乃即其所詢者折衷之復博考於載籍區分而次論之為邑志既成乃走使南都問序於余余葢嘗習前志矣聖人不易民而教王者不變法而治夫欲布令於流水之源使上與下相習而不相格自非辨土物覽民情求亡逸釐胡可得也蘄寧即蕞爾邑而地當楚邊徼岗徭雜處風尚固殊焉

吏兹土者不調其俗脱然師心而治之行周於魯推舟於陸有治民者亡有哉沈君之為是志也邑之故燦然畢陳於前是天官輿地之所括也是風謡俗化之所出也是貞臣良吏義概清德之所臚而列也其例精其事核其文典其事為良法為挈令筆之書為良史矣已事之方册當事之標幟後事之龜鑒者也以蕞爾小邑一旦而文獻踰杞宋君之有功於新寧偉矣君與余同舉澤宮為人嫺古文詞博通當世之務宜可大用人謂百

里無以展驥足而君之用意深摯乃如此豈古所謂經術飾吏治其人者哉余將以此卜君之大吏矣

湖廣通志卷一百二